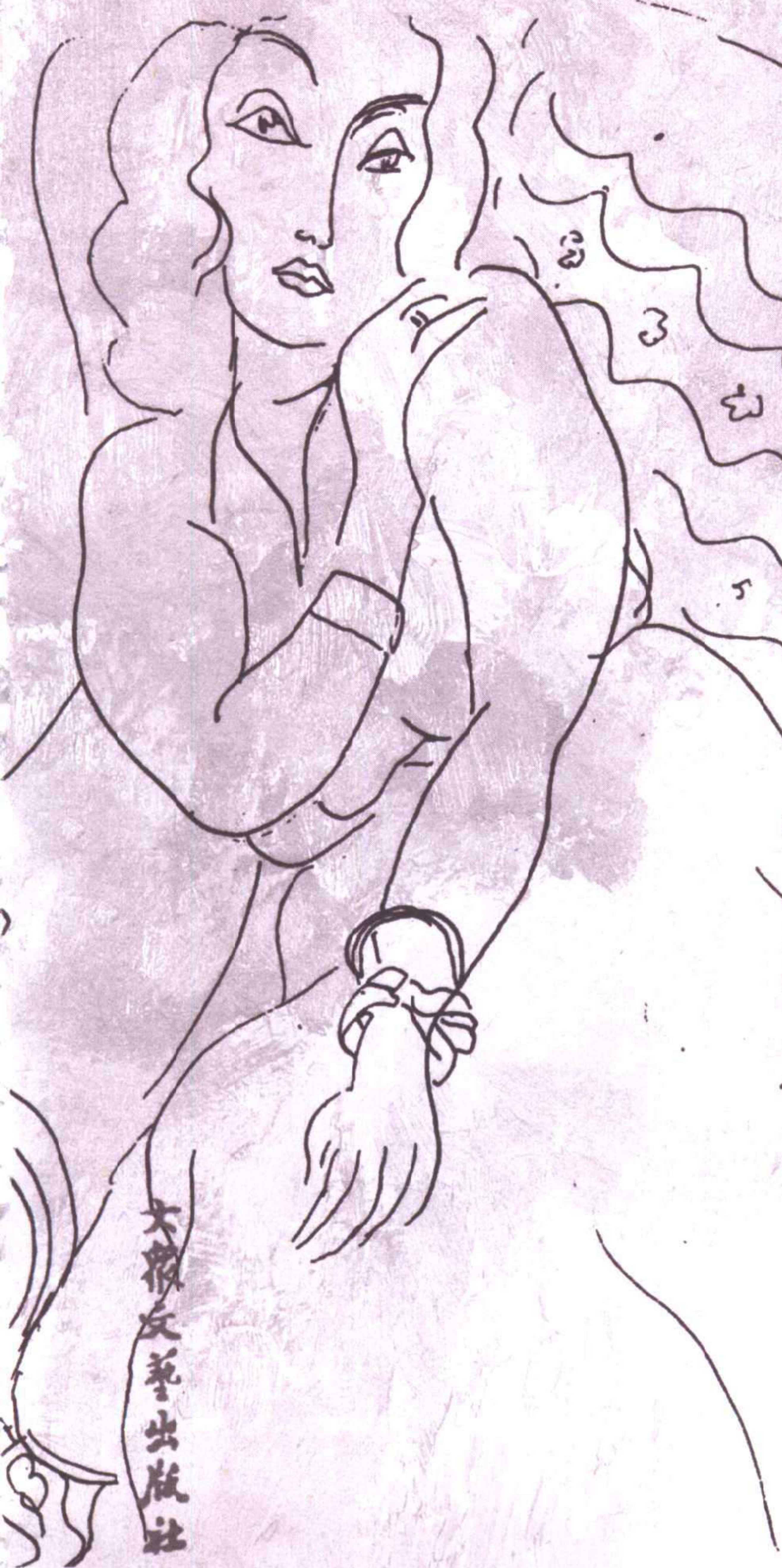


李建 著

沒有情人的季節 meiyouqingren de jiejie



大衆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情人的季节／李建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1

ISBN 7-80171-221-8

I．没…

II．李…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46611号

没有情人的季节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1号 邮编：100007)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数231千字 插页2

2003年1月北京第1版 2003年1月山东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80171-221-8/I·166

定价：1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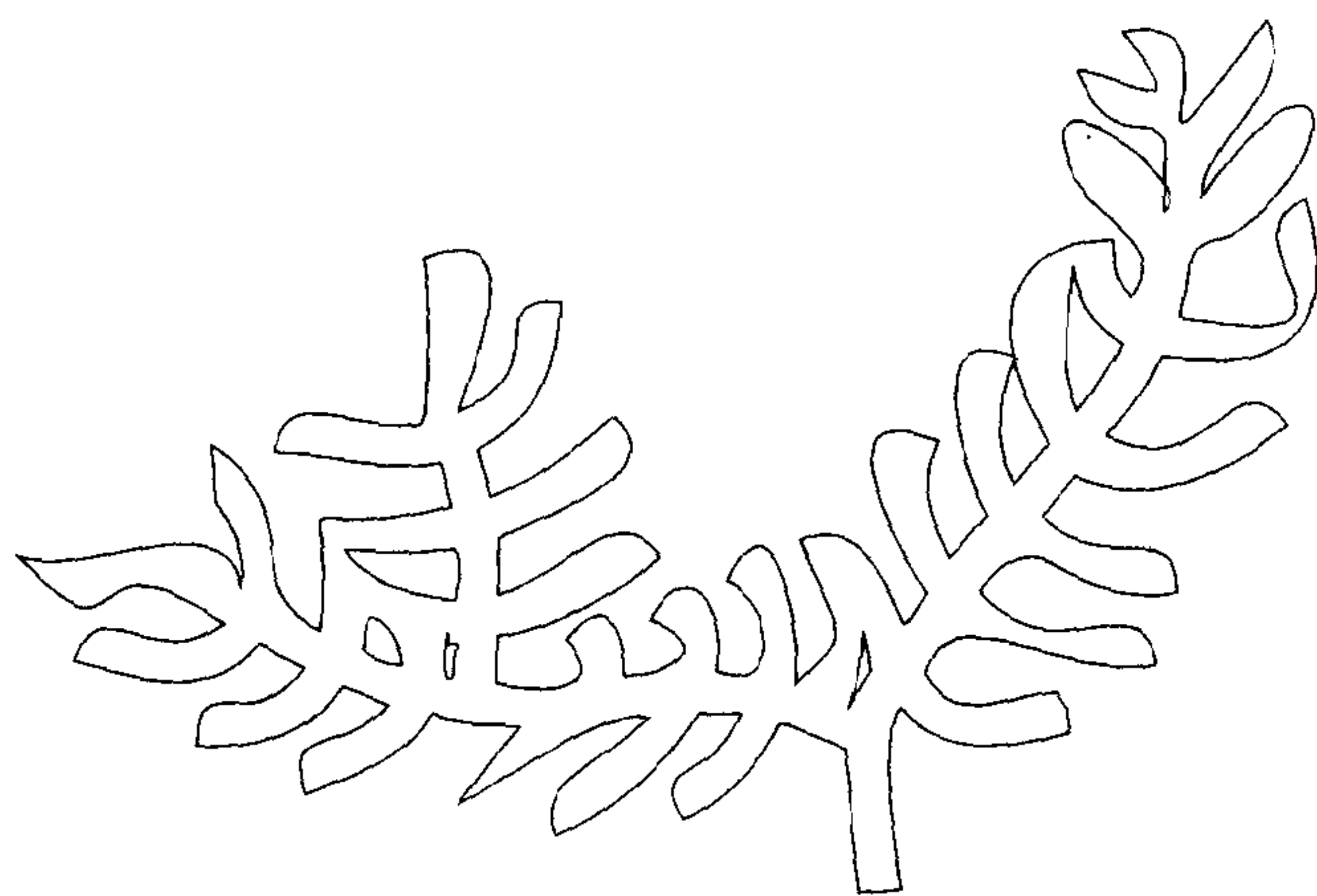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1号 邮编：100007

目 录

女性的陷落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13)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7)
第五章	(59)
第六章	(85)
第七章	(101)
第八章	(124)
第九章	(153)
第十章	(175)
情感	(197)
一	(198)
二	(203)
三	(215)
四	(232)
五	(246)
六	(261)
没有情人的季节	(267)
一	(268)
二	(273)
三	(282)
四	(293)
五	(302)



第一章

漆黑的海面上又响起了雷声。声音很远很沉很长久，可是依然没有闪电。难道浓浓的夜色和厚重的云层真能将一切全都吞没了吗？

一切全都吞没。也包括他——他和他的一切。……过去她所拥有的一切也全都再不会回来了。

“不管将来我们怎么样，不管将来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在心底永远想念你。”

永远想念。可是，如果不能在一起，就是想念一千年，那又有什么用呢？——对她来说。

“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一切都将听从你的决定。”

可她又能有什么决定呢？现在，她和他，远隔千山万水。

海上好像越来越黑了，连船舷上的灯光都照不出多远去。黑云一直沉沉地压下来，似欲在天空与海面之间不留一点缝隙。一会儿会不会又要下雨？

也许远处的某个地方此时正风雨如磐，震雷之中，暴雨倾盆而下……而他孤独地站在暴风雨中，听凭狂枝乱叶的抽打，一任犀利如剑的闪电无数次地照亮他惨白而痛楚的面颊……

会不会真是这样呢？

庄园看着黑黑的海面，把手伸向船舷的外面。又下雨了。

雨滴稀稀落落，若有若无，像是基督悲悯的泪水。

下雨了。这里又下雨了。

让它下吧，最好下个痛快。自从接到那封信以后，她心里一直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憋闷感。

庄园转过身来，沿着露天甲板的栏杆，默默地向船尾走去。海风吹过来，腥咸腥咸的。

那次，海上也是这么黑暗，只是没有雨，也是这样一条船，这样一个空寂的甲板，可是有吴卫在一起，庄园一点儿也不觉得孤单。那时，她和吴卫并肩靠在后甲板的围栏上，一面粉红色的小旗在他们头顶上呼啦啦地飘。就是在那时候，望着黑色的海浪，望着满载灯光、相错而去的轮船，他兴奋地和她谈起了那些美丽的诗篇。

“你记得这首诗吗：‘年轻的白杨，绿色的长椅，湖畔上坐着我和你……’还有那一首：‘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闪耀着骄美的容光……’你还记得这都是谁的诗吗？还有那个：‘在苍茫的大海上，一片孤孤的帆儿闪着白光。它寻求着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它抛下了什么，在这可爱的故乡？……’还有那首《致凯恩》：‘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纯洁美妙的精灵。在那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在那喧嚣的虚荣的困扰中，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温柔的声音，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可爱的面容。’……”

他说：“这些诗你都看过吗？你喜欢吗？”

她只是羞涩地笑一笑，轻轻摇摇头。没有，她对诗和小说都看得很少很少。但这些诗可真美啊，美得让人吃惊……而最让人惊异的还是他——一个计算机专业的三年级大学生，怎么竟

然能背下这么多美妙的诗篇，而且背诵得那么抒情，那么缠绵，那么引人心动。

“你真应该学两个专业。”她羡慕地叹息着对他说。

他不看她，却望着黑色的海面摇摇头：

“不，我应该去学文学。我知道我自己。我是情感的巨人，逻辑的矮子。”

“那你为什么还要学电脑？”

“都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意思。……这事，由不得我。”

“为什么？”

“他们想让我将来出国。”

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他不快乐。她看得出来，他的那种不快乐是深埋于心底而又不可摆脱的，就好像这海上的烟云，遣之不去，挥之又来。她明白，他不是不想出国，只是为不能学自己最喜欢的专业而难过。

“他们不愿意让我学文科，他们说那在中国没有出路。”

她不懂，可她也听人这样说过。

“文科自己学也可以，”她试着劝慰他说，“而且你已经懂得那么多了……”

他摇摇头，一句话也不说。

于是，她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就那么站着，看着漆黑漆黑的海面，看着天上若有若无的星星。

后来，她觉得有点儿冷了，说：“吴卫哥哥，我们进去听歌吧？”

“你想听歌啦？等会儿我进去给你唱一首。你想听什么？”

一进入歌厅，吴卫就高兴了起来。虽然是在船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晃，可他一点儿都不受影响。一会儿点歌，一会儿拉她跳舞，一会儿又连续不断地大开玩笑，玩得神采飞扬。

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他还真的上去唱了一首歌，歌名叫做：《只要你让我爱一次》。一边唱一边有意无意地向她这里投来满含情感的目光，让她又兴奋又羞涩，心里甜甜的，就是什么样的节日也没有让她这么高兴过。

现在想起来，那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值得珍惜，她真希望永远不被打扰，永远让那一切充满她的记忆。
现在想起来，那首歌真应该让她来唱。

庄园独自靠在船栏上，望着黑黑的远方。现在船到哪里了呢？会不会也像她的思绪一样，正六神无主地四处飘荡？

每一件事庄园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最初的相见，到月夜的海滩，直到最后的吻别。所有这一切，都是她心里最宝贵的财富。

她总忘不了那个栏杆，那棵柳树，那个无人的小公园。他们在那里散步，从傍晚，一直走到黄昏。后来，月亮升上来了，他们靠在栏杆上一起看着湖面。他站在她身边，慢慢地抓住了她扶在栏杆上的手，以一种她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动人声音在她耳边低低地说道：“我很喜欢你，你知道吗？”

她知道。她早就有点儿知道，可是她从来不敢相信。他真会喜欢她吗？他一直是她心里的偶像啊！

她一下羞红了脸，低下了头，心里怦怦地跳着，乳胸的剧烈起伏连她自己都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一直害怕得想要立刻跑开——手却紧紧抓住栏杆，一点儿也不肯抽出来。那一刻，她觉得她心里简直是一片无比宽广的玫瑰色的空白。

这时，他慢慢地放开了她的那只手，但接着，强壮的臂膀却顺势轻轻地围在了她柔软的肩上。他把她搂向自己的怀中，灼热的目光从上面慢慢向她的脸上罩下来。她觉得自己的脸越来

越烫了，血管在耳边拼命地跳动，眼帘低垂，一下也不敢看他，可睫毛却又不不停地上下抖动。

她觉得他的脸向她靠了过来，她感到他那粗重的带着男人味道的呼吸开始有力地吹拂着她的脸，她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一种不可控制的慌乱。她觉得浑身瑟缩，但恐惧中，却又暗含种种欢乐的期待。她觉得她就像一只面对公牛的小兔，又像一个跳进仙境的孩子，一切美妙的感觉中又都包含着种种危险。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往前走，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是应该放心迎接还是马上躲闪。惊慌之中，她不由自主地向他靠去，把羞红的面颊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胸前。

立刻，她觉得他的手臂将她紧紧环住，把她的身子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前。她感受着他呼吸的起伏和有力的心跳，觉得自己渐渐四肢无力，整个身体都在慢慢融解和变软，一动都不能动了，好像浑身都失去了知觉，可是心里却又是一种异样的兴奋，感觉又是一种异样的敏锐。她觉得他的手正在她的后背有力地爱抚着，立时，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喜悦从她心底隐隐地升起。他的嘴唇正在她的颈项、耳边轻轻亲吻，然后向她的脸颊移动，使她灼热的血液越来越猛烈地向她的肢体发起顽强的冲击。心底的兴奋越来越不能克制，越来越不能忍受，可本能的抗拒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她终于抬起了头来，尽量向后仰去，两手不由自主地用力推着他的身体。可是，他有力的手臂是她此时无法摆脱的，她越挣扎，反而越被更紧地抱在他的怀里。她觉得全身软软的，没有一点儿力气，只有闭上眼睛……随后她便感受到了他那烫人的嘴唇，和随之而来的长久的令人窒息的不顾一切的狂吻。

好久好久以后，她才终于明白，正是这最初的一吻，将她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世界。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是过去的那个她自己了，她已被那一吻不可挽回也不需挽回地彻底改变了。

飘洒的长发，微笑的眼睛，漂亮的身材——庄园对吴卫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认识他，是在他的家里。

吴卫的父亲和庄园的父母都是电脑工程师，一年前一起远走非洲，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做援助专家，两三年内，他们不会回来。

为了带一件东西，庄园来到了吴卫的家，很自然地就和他相识了。那时候，她才上高一，而他已是一个风流潇洒的大学生了。

可是，如果没有那个夏天，如果没有那个暑假，如果没有长天岛，那么这一切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年暑假，吴卫和几个同学要一起去长天岛游泳，他妈妈说：“让园园也跟你们一块儿去玩几天吧，她哪儿也没去过，又是一个人在家。”

于是他就向她问道：“你想去吗？你真的想和我们一起到那么远的地方游泳去吗？”

于是她便回答：“我就是想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就是想和你们一起去，就是想到那里去游泳。”

不对，这好像不是当时的原话。不过意思还是差不多的。她想去，她真想去——虽然，当时她并不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更没有想到会发展得这么甜蜜温馨。

噢，长天岛……

现在想起来，那一切是那么的美好，美好得不像是真的。他们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地照顾她，简直把她当成了一个小公主。他更是不肯离开她的左右，生怕她有什么不方便、不高兴。他看过那么多书，知道那么多故事，真叫她从心底里佩服极了。

就是在从长天岛回来的船上，她和他并肩靠着船栏，低着头向他悄悄地问道：

“以后，我还能听你给我讲故事吗？”

他听了，很快向她转过脸来。他的那种意外、谨慎而又欣喜的眼神，让她永远也忘不了。

长天岛——那是他们真正的开端。

甲板上渐渐地湿了。雨虽然还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时间一长，再小的雨水也会造成泛滥的春潮的。

庄园离开甲板，重又走向船舷。

此时，船的侧舷也已空寂无人了，只是不像甲板上那样安静。在甲板上，除了海浪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一切都那么孤独而沉稳。而这里却要不时地受到闪烁彩灯的干扰，还有那隐约传来的歌声——船上的卡拉OK要一直进行到半夜两点钟。

如果现在吴卫也在船上，他会不会再去为她唱上一支歌呢？如果他真肯上去，那他又会唱上一支什么歌呢？

他的离开很突然，比她想象的要突然得多。

她早就知道他家里希望他毕业后马上出国，但是一直也没有具体的消息。他没有考研究生，拿到学士学位后只过了一个星期，就到一家计算机公司报了到。为此他曾暗自感到庆幸。不是她不愿他出去，而是希望能和他更多地在一起。如果他真的一个人出去了，那她该怎么办呢？他们又该怎么办呢？她一直不敢想也不愿想。他说，他们当然可以一起出去了。他甚至计划好，让她直接到外面去上大学。他计划得那么周到，甚至连什么也不敢相信的她也渐渐地满怀希望了。

就在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美好的时候，他父亲寄来了他的入学通知书。不是最有名的大学，但是基本拿到了全奖。只过了

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他们就已经天各一方了。

一个月，而且是那么忙碌的一个月，也是他们最后的全部时光。那一个月里，她能静静地和他坐在一起时间甚至还没有她一个人偷偷哭泣的时间多。

“等着我……最多两年我就回来接你。如果情况好，到那儿我就给你想办法。”临走的时候他对她说。

她靠在他的肩上，泪水一个劲儿地流。她心里明白：虽然他身材高大，像个漂亮的男子汉，其实比她还要软弱得多。什么事他都是靠着他那点儿小聪明，从来没有奋斗的个性。她只希望出去他能变个样，能够更扎实，更沉稳，更有主张。不然别说回来接她，就是自己站稳也实在不容易。到那儿就想办法——就靠那么一点松散的关系，就靠那么一点点钱，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很快就来信了，信写得很长。给她的信里他总是显得很孤独，很忧郁，就是在那些幽默和欢乐的句子中也透露出一丝掩饰不住的伤感来。

他很少谈到他的成绩，只是说功课很紧，外语很吃力。他不止一次地在信中对她叹息：他不该学电脑，他的天才全在艺术与文学上。

她拿到他的信的时候总是很兴奋，看过之后又总是很难受。当第二年他没有拿到奖学金的时候，她真是从心里为他着急，有几天甚至连拼命突击的外语也读不进去。他在信里告诉她，他的房东一家都对他好极了，他们是韩国人，总在经济上帮助他，但他不能总是这样靠别人。他说，为了挣够学费，他也许要休学一个学期。

那天晚上，她坐着坐着，无由来地就掉起了眼泪。

即使这样，在接到他的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她还是大吃了一惊。

“……我已经两个月没有找到工作了，现在几乎已经弹尽粮绝。说实话，这几个星期我一直靠着房东女儿的接济……”

房东还有一个女儿？这事他从来没有和她说过。她多大？她漂亮吗？她为什么要帮助他？

“……她父亲在东部，是一家电脑软件公司的董事长。公司不大，但已经很有钱了。她要我下学期跟她去东部上学，她说她帮助我在那里完成学业，然后可以直接到他父亲的公司里去工作……”

她在引诱他了，她已经在直截了当地引诱他了！……他不会听她的吧？

“……好多事过去我一直没有跟你说。这里除了她的爷爷奶奶，只有她一个人。她比我小两岁，在这里读商业管理，但我来了以后她也开始听电脑课，和我一个班。她已经向我表示过几次好感，我都没有回应。我给她看了你的照片，还把咱们俩的事全都告诉了她。可她只是笑一笑，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她处处对我这么照顾，有时我也实在不忍伤她。这次她要我和她一起去东部，还要把我介绍给她父亲。她说，这是关系到我一辈子个人生活的事，要我和你商量一下，把最后的决定告诉她。我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我什么决定也无法做出。这一年里，无论是对她对你，我都欠得太多太多。我现在心里很苦，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切都将听从你的决定，无论你对我怎么说，我都将视为最后的选择……”

庄园永远不会忘记她刚刚读完那封信时的感觉：她好像真的受到了雷击一样，耳朵里轰轰地响，恍若雷声，经久不断；浑身再没有一丝力气，只有一个无力的声音在不停地重复着——完了，他和她好了。完了……

庄园沿着船舷往前走，走到头又走回来，不知道走了多少

趟。此时，她心里像一团乱乱的丝绳，怎么理也理不出个头绪来。独自来了一趟长天岛，本想回忆起些高兴的事，可不论看到什么，一想起过去的景象就总想哭。她是不是真爱他？她该不该放开他？船已经回头了，她还是没有想清楚。

其实她心里十分明白：这封信就是他们的最后结局。他已经说“弹尽粮绝”了，他已经说“万般无奈”了，他已经说“不管最后怎么样，我都会永远想念你”了……此刻，她还能再说什么呢？可是，既然他还没有直接说出那句话，她对他就总还是情不断、心不甘啊！

庄园慢慢地往前走，走到船上的歌厅门口停下来。上次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在这里，现在只有她自己。上次他为她唱了一首歌，她带着一种朦胧的喜悦默默地倾听着；现在她真想也为他唱一首，可他却 在异国他乡和另一个姑娘卿卿我我。

“进去吗？”身后的一个姑娘问她。“现在不要票了，可以随便进。”

她让开路，看着那个姑娘走进去。停了停，她也跟着走进去，在一张无人的小桌旁坐下来。

“你要什么饮料吗？”女服务员走过来向她问道。

“不要。我想点一首歌。”

“你写吧，这里有点歌单。”

她拿着点歌单看了好久好久，看得那个女服务员都不耐烦了，这才慢慢地写下了那几个字，那几个这一路她都要念烂了的字：《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女服务员走了，走向了台上的主持人。庄园却向黑黑的窗外转过脸去。

渐渐地，音乐没有了，人声没有了，连海浪也不再喧闹，惟有那首歌的旋律在她心中悄然升起，回旋不息。而这时，那个忧郁

的女歌星也已走到了舞台中心，如泣如诉地将这首歌轻轻唱起：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
像个孩子似的神情忘不掉，
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
像个大人般地恋爱，
有时心情糟，
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过得比我好，
什么事都难不倒，
所有欢乐在你身边围绕。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过得比我好，
什么事都难不倒，
一直到老……

一曲未完，庄园早已泪流满面。

是的，不管她这些天都想了什么，不管这一年她想了多少，现在她的心里真的只有一个愿望：只要他快乐，只要他过得好，只要他过得比她好，那她就什么都能承受，什么都能担荷得了。

第二章

舞曲响起来了。

庄园略感羞涩地抬起手来，搭在他的肩上，和他一起向舞池中心旋转。第一次和他跳，她觉得有些生疏，但她明显地感到，他对她显得十分体贴，步子大小适中，右手不松不紧地搂住她的腰部，每到转弯的时候，总是柔和而又及时地给她一点儿提醒，使她能够毫不勉强地跟上。很快地，她就适应了他的步伐，他快，她便也快；他慢，她便也慢；他旋转，她便也跟着旋转。几分钟以后，两个人便已经跳得像一对长期合作的熟练舞伴。

这时他才在她耳边轻声问道：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叫庄园。”

“这个名字真好。”

“是吗？”她一笑。

“嗯。挺别致，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庄园又笑了笑。

“我叫刘小方。”

“方向的方？”

“对。”见她没有说话，他又说，“我妈妈说，我生下来之前不知是男是女，我爸就说，要是男的就叫方向的方，要是女的就加

个草字头。”

“真的啊？”

“当然真的。”

“干嘛一定要叫小方？肯定有什么讲究吧？”

“我爸姓刘，我妈名字的最后一个是芳。这样两个人都沾一点儿。”

“你们家真逗，还挺讲民主的。”庄园看着他笑了笑。

“也没什么民主不民主，现在不都是就这么一个孩子嘛。”

庄园轻轻地笑了笑，笑得有点儿心事重重。她家里也就是她一个孩子，可是父母远在非洲，她就像个孤儿一样；吴卫家里也是一个孩子，三个人却是天各一方。中国人，真是难啊。

不知道吴卫现在怎么样。有没有钱交学费？他一定已经去了东部陪伴那个姑娘了吧？是不是已经住进了她父亲漂亮豪华的别墅洋房？

那封分手的信寄出去以后，他很快就回了一封，说他真正喜欢的只有她庄园一个人，说他永远不会像喜欢她那样地再去喜欢任何人，说他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将来变成什么样的人，不管是怎么地荣华富贵，他也会永远永远地想念她。

可是想念又有什么用呢？想念解除不了她的丝毫痛苦。她现在天天想念他，可是越想便越觉得自己孤独。

“我这一生注定是永远贫穷的，因为我不能拥有你。我注定只能在异国他乡永远地想念你。”

那么她呢？她不是比他更可怜吗？不管怎么说，他身边到底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友，他的感情很快就会得到安慰。就像人们说的，有了新的情感的浸润，初恋的伤口很快就会愈合。

“你常出来玩吗？”刘小方问。

“什么？”